

中國
合作運動小史

伍玉璋編

中國合作學社印行

1939

書 叢 作 合

伍 玉 璋 編

中國合作運動小史

中國合作學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中國合作運動小史

實價大洋四角

伍玉璋

中國合作學社

上海派克路登賢里
建國印務公司

上海四川路工商銀行轉
中國合作學社出版部

上海黎明書局

上海光華書局 上海民智書局

上海開明書店 武昌亞新地學社
杭州古今圖書店 及各大書坊

編著者 編輯者 印刷者 發行者 總代售處 代售處

中國合作運動底歷史，雖然短短的僅有十年，然而却可分爲兩個時期。第一期的運動始於民國八年左右，當時曾經一度蓬勃過，隨後便即熄滅；第二期的復興運動，則開始於國民革命軍統一南北之後。這兩個時期，顯然各有其不同的特徵。第一期是下種時期，第二期是萌芽時期；在第一期合作運動中，一般人對於合作，不能有真切的認識，到了第二期合作運動，在黨的指導之下乃日有開展，而民衆對之亦漸有明確的了解。

方興未艾的復興運動，今後之發展何若；我們現在也毋庸多事揣度，倒是這過去的我國初期合作運動，我們却應該爲它結一筆總賬。

初期的合作運動，畢竟有些什麼偉大的貢獻呢？它帶給我們的，又是些什麼豐厚的禮物呢？如果就初期合作運動的全部加以觀察，我們將無疑的肯定：這是一部失敗的歷史。它的貢獻並不怎樣偉大，它帶給我們的禮物，也不能說是豐厚。然而這一點小小的貢獻，薄薄的禮物，已經是初期合作運動所能盡的最大努力了。初期的合作運動有如一

中國合作運動小史

二

個新生的嬰兒、要嬰兒幹那超過限度的工作，是無以異於強人挾泰山以超北海。其實在初期合作運動中，如薛仙舟先生底堅苦卓絕，平民學社諸子以及初期從事合作運動人底慘淡經營，已經是很值得我們的紀念的了。我們別輕忽了這一點小貢獻，這一份薄禮物，這乃是復興運動的發酵劑。假如今後的合作運動能在最短期間成功，我們斷不能忘懷了這劑酵母。

可是無論那一種運動，其初期的歷史，因為歷時甚暫，而且注意的人也少，史蹟往往湮沒無聞，這原是極可能的事。所以，我們現在從事合作運動，每每不知道初期合作運動究竟做了些什麼工作，甚至要獲得一些可靠的史料而不可能，這的確是一種缺憾。

近來史學界以了歷史癖相榜標，其實，我想這歷史癖是人人都具有的一種癖性，決不是什麼特種嗜好。我們都願意知道些我們自己的宗世，我們也願意聽別人講故事，即使是乳臭未乾的孺子，也知拈盤擲燭，道長問短。同樣地，我們對於初期的合作運動，縱不能得其詳，也多少希望知道一點。這種材料的供給太少了，這我個人的經驗

，有好多朋友會想知道些中國合作運動歷史的經過，但結果都是失望。

初期合作運動史底編輯，因此便十分重要了。去年秋，中國合作學社成立，想着手編輯合作叢書，我便寫信給伍玉璋先生，請他編一部十二年來的中國合作運動史，尤注意於初期合作運動的歷史。我希望伍先生擔任編著此書，却有兩個原因：第一，伍先生在初期合作運動中，就會熱烈參加過實際工作；第二，他一向就注意於我國合作史料之蒐集，他曾經發過一次調查表，調查國內合作情形，這種笨拙的工作，在所謂聰明人也是不屑幹的，然而伍先生畢竟是幹了。所以這種工作屬之於他，我覺得是最為適當的。經過幾次函件往返的磋商，他終於把這種艱難的工作担任下來了。這一冊中國合作運動小史，便從此產生。

這是一本空前的中國合作運動底信史。書中史料雖未能十分詳查，加以調查上的困難，遺漏之處也在所難免，然而中國合作運動歷史上的真面目，已經可使我們很真切的認識。單就這一點說，它的價值已經值得我們稱頌的了。

中國合作運動小史

四

伍先生這本書。完成在去年年底，今年春寄到上海，因為印刷上的耽誤，直到現在始能和讀者見面，這是要向伍先生道歉的。

王世穎序於南京中央政治學校

十八年 總理誕辰

編者贅言

我得與合作認識，是銀行週報的介紹，若論銀行週報的介紹，自然是取的公開形式，並無厚于誰者，惟我能編成這部合作運動史，似得有獨厚處，那其間却亦有一點小小的關係，我順便在這裏講講。

說起也很慚愧，我十六歲始入本縣——瀘縣三區小學試嘗新式教育的滋味，這却又是山辛亥革命而得到的賜予，蓋其時蜀中以鐵路事響應革命，政局變化，百業停滯，致把我學質營生的機會喪失。至這學質營生的事實，真是內地，或者也是中國領域內中產以下人家的通例，即家庭使子弟入學，最初目的只在開馴童心，最後亦不過望其略識書算，以爲學質營生的基本，是亦中國教育未到普及時的現象，我爲環境所困，怎能逃此公例呢。

惟時新式教育的出路，總跳不出師範與法政兩途，其源固開于范靜生先生的提倡、

流及于內地，則只知以教育與司法爲尊榮，所以我在高級小學畢業時，親朋亦多以是相交勉。但在我的家庭，則又以談歐風者，各國均以實業興國，而尤重于個人職業，因論中國現狀，社會上能得一個有職業的人，即可減少一個分利的份子，以故我在中學僅及三年，就得到一個機會投身于金融界——聚興誠銀行，而遽拋了求學生活，這是一九一九年的事。

論到企圖職業，又深深的得了一個印象，就是人浮于事。投考銀行時，有二百一十三人，僅取上拾五人，是則人浮于事，非即經濟不安的表現嗎？怎樣中國正當新思潮澎湃的時候，生活的建設，在各刊物上亦討論得有條有理，何以社會仍是無進步而政府亦毫莫有施設呢。以初入社會服務的人，想起人浮于事，真好像持着一部念四史不知從何處讀起一樣。

好了，一九二〇年中國產生了一個宣傳愛世救羣福音的甯馨兒——提倡合作主義的平民，其消息爲銀行週報所傳出，及我索得平民，那直如徘徊歧路的人，尋獲一塊指路

碑似的，因此即以合作爲志業，而與職業並重，至當時的介紹，于韓治甫先生則有成都農工合作儲蓄社（一九二一）；于提倡，則有成都普益協社（一九二二年），同時又加入平民學社以資聯絡。及該社停頓，乃思從普益協社繼其工作，因編合作潮旬刊，選輯普益叢書，並發出調查表以收集材料，利便宣傳。惟收集材料這部工作，豈想到是爲本書作預備呢，雖然，心誠有之，而恐無是力罷。

梁任公所希望的專門史，實有待于各學之專門家分擔責任，由是說來，我于合作，僅有認識，並非專門家，何敢言專門的合作史呢。此卽無是力處。但合作復興，中國合作學社欲編印一冊包括初期經過情形和復興進行概況的中國合作運動小史，以爲徵信上的宣傳，而以其工作付托于我。惟我既言無是力，怎會又接受了付托呢。這確是在社務的分工上講，實有不容辭謝者。不過，在史料方面，設沒有做到直接調查，卽最近所發調查表，除寄回家寥寥數件外，餘均杳然。故編輯上只就向所存者以取材，其遺漏必多。其實，有意的遺漏，如原理組織之類，尙可于出版物中去求，只有未經查得的遺漏，如

中國合作運動小史

四

統計概況之類，而關係就大了。那末，此書雖成，只好作一種概括的史料觀可也。而內容的豐富完密，尙有待于合作專門家的努力。

這書在實際上雖僅能作一種概括的史料觀，特于我的精神上信仰上工作上却由此得到一個最大的安慰與鼓勵，即由此越見堅定了我終身都要爲他服務的旨趣，如于編輯中復學友羅浣秋先生信云：

『……現在首先要致賀的，即吾兄獲得一個繁殖黃種而結實的寶貝。其實璋亦三十有零，兩性結合已十稔于茲，在繁殖上仍無發現，若以比較吾兄，頗覺得來全不費工夫。不過璋亦深知關係生理，未可強求，果必強求，則將辟及女性而自居于腐化。雖然精神上的繁殖，還值得強求，昔魏禧三子，左傳經世，日錄和文集是也。那末，璋與精神上的繁殖，已有發現，不久當得一子——中國合作運動小史，現正從事編稿，年內或可竣事……』

要之，這樣的自況話頭，誠是出于一時的感觸，然在思想上亦曾經過變化來的。當

我未認識合作時，以爲改造社會，須以家族爲單位，因有修譜、聯宗、整理家塾、扶助服內姪輩的計劃。嗣以我的父親去世（一九二二），伯兄們曾無端的致我于訟，及成和解，自然是依着社會不良的習慣，印依着遺產流毒而歧生的截肉往厚面的邏輯，奪了我有限的金錢。其尤難理會的是維持禮教的法官，他富願替人家斷絕將來的經濟關係，而維持現在表面上的大義，豈非社會病的狀態呢。我的遭遇如此，則于家族之望已絕，向之主張卽灰，而思想上就不能不發生變化。如在平民所發表的家庭問題與遺產廢除卽不管我的宣言書。益我與平民的接觸爲日既久，而于合作的興趣亦復正濃，且發現了合作所要從事的改造社會的單位，有如家庭之聚，而範圍却過之。若論其發展，適足以幫助中國解決國族問題，就是合作雖不能當解決問題的衝要，而基礎上的工作，他確要佔一部的力量。

我所認識的合作，既如上述，是中國合作運動史在未經專門家重行整理以前，于概括史料的充實工作，仍當要繼續做去，並要做到直接調查，以期再有一度正確的史料貢獻。

中國合作運動小史

六

獻于專門家。倘蒙合作同志不棄，在這點充實工作上予以指示，則受賜更多了，這又豈僅是我個人之幸也呢。

再此書倉卒寫成多承正世賴社兄代爲訂正特此誌謝。

伍玉璋寫于宜昌寓次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

中國合作運動小史目次

王序

編者贅言

第一章	合作與中國的經濟關係·····	一
第二章	合作的導揚者·····	七
第三章	從合作的譯名說到分類·····	一五
第四章	合作的先鋒社—— <u>平民學社</u> ·····	二二
第五章	合作的初期運動·····	三三
	初期的合作社——研究——信用——消費——生產——聯合會	
	初期的各方面——教育——立法——提案——出版——國際	
第六章	合作的復運興動·····	六九

中國合作運動小史

二

復興的合作社——研究——信用——消費

復興的各方面——銀行——教育——立法——提案——出版——國際

第七章 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指導下的合作社……………

中國合作運動小史

第一章 合作與中國的經濟關係

中國認識合作，組織合作事業，差不多有了十年的歷程。人人都知道認識一種制度，實行一種組織，要皆有他需要得着的背景。同樣，中國合作運動，也自然有他背景在。這確與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及經濟組織，有絕大的關係。

中國經濟思想，在先秦諸哲，雖然法家重生產，儒家重分配，而墨家兼籌並顧于二者間，要其歸，仍脫不了重農思想。如李悝的盡地力，管子的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及墨子的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則民饑；是。及至漢武尊孔以來，而輕商的習氣尤深。良以子罕言利，言利，即有損于倫理，蓋儒家爲寡慾論者，時時在講知足，處處在講知止，此經濟思想根本不同于外人之主任慾論者。而外人有論中國無經濟思想者，其人烏能以明瞭中國狀況自詡呢；中國人民因拘于倫理，以致經濟思想趨于守舊，未及改良，即

重農業的國家，農業亦不發達。惟其施設如此，環境如此，人情風俗又如此，彼經濟進步，當隨以滯滯。惟其進步滯滯，則影響于近代的國勢與國際地位實大。緣歐風東漸，中西接觸，兩下相形，越覺中國的農工商業都不發達。是以中國經濟思想，在適應上，就不得不有一變了。惟其要變，到結果才有中山先生統一經濟思想的三民主義，不過三民主義未普及中國時，各種社會主義，亦曾在中國做過討論的中心。如師復的無政府主義，陳獨秀的共產主義，江亢虎的國家社會主義以至馬寅初的資本制度改良主義。畢竟三民主義，有他的歷史性和國民性，終于把這些理想的客體的片面的主義廓清，即糾正了當時饑不擇食的辦法，而以新生的整個的發展的主義，承繼了中國經濟思想的手統。

若論中國經濟組織，則因倫理觀念重視家庭，于生活技能，不拘在市在鄉，都只是小規模的經營。如以中國幅員廣大、交通不便，而經濟上的缺乏，又通通有政府的荒政，地方的恤鄰來補。所以人民頗乏遠大的志趣。在同一的職業下，亦只有祭祀式的結合，很少大規模的團體經營。于是生產量減小，而人生上的樂享無多，個人信用發展，而